

中国科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
核心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西域研究

创刊



西域研究

2011年第1期(总第81期)

主管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
出版:新疆社会科学杂志社
编辑:《西域研究》编辑部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246号
邮编:830011
电子信箱:xyybjb@126.com
电话:0991-3837937
刊号:ISSN1002-4743
CN65-1121/C
国内总发行:新疆乌鲁木齐市邮政局
国内代号:58-80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代号:Q744
封面印刷:新疆新华印刷厂
内页印刷: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6500006000035
定价:10.00元

ISSN 1002-4743



The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文化文学艺术

- 梵本《长阿含》概述 刘 震 (93)
- 古波斯“烧铁灼舌”考 张小贵 (108)
- 新疆和田十二木卡姆与伊斯兰教苏菲派
- 捷斯迪耶支系仪式中萨玛舞蹈之关系探析 张 欢 王建朝 (116)
- 清代诗歌中伊犁惠远城趣事逸闻 齐清顺 (123)

学术综述

- 俄罗斯学者 Л. Ю. 吐古舍娃及其回鹘文文献研究 张铁山 (129)

学术信息

- 第五届北京大学“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邱轶皓 (134)
- 中亚之发现
- 《中亚探险史》评述 张 田 (138)
- 《世界境域志》汉译本出版发行 (122)
- 稿 约 (19)
- 英文目录 提要 关键词 (CONTENTS) 朱 新 (142)

梵本《长阿含》概述^①

刘 震

内容提要：佛教经典分成经、律、论三个部分。经部则由长、中、相应等部构成。长期以来，佛典经部中的“长篇经集”被认为仅有汉文的法藏部《长阿含》和巴利文的上座部《长部》存世，尽管已经找到一些间接证据证明（根本）说一切有部亦有一部《长阿含》，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亚所发现的梵本《长阿含》残片的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才足以证实该部经集的存在。数年之后，吉尔吉特的梵本《长阿含》又在古玩市场现世。该写本比较完整，为（根本）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新素材。本文介绍了该部经集的内容、结构，以及发现和研究情况，特别提到了我国学者在其中的贡献。

关键词：（根本）说一切有部 长阿含

中图分类号：B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1—0093—15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均向中亚特别是我国新疆派遣了探险队。在他们所掠之物中，写本占很大比重。作为研究当地及周边历史文化的最直接的证物，各种语言文字的写本受到德国为首的以上诸国很大重视。就德国所藏的中亚写本而言，梵文写本占了最大份额。^②

在以吕德斯夫妇、瓦尔特施密特及其学生们为代表的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那些支离破碎的写本残片逐渐被缀合成文，并从中解读出了相当数量的文献。其中就有一些经文可在巴利文的《长部》（*Dīghanikāya*，下文作DN）或汉文的《长阿含》（*Dirghāgama*，下文作DĀ^c）中找

① 本文获得了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课题批准号2010BZX001）、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就目前而言，对梵本《长阿含》所作的最系统也是最新的研究当推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藏学系的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先生的《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研究》（*Untersuchung zum Dirghāgama der Sarvāstivādins*，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资格考试论文，1992年）和梅尔策（Gudrun Melzer）女士的《〈长阿含〉中的一部分》（*Ein Abschnitt aus dem Dirghāgama*，慕尼黑大学的博士论文，2006年）两部著作。下文的很多观点皆基于他们二人的研究成果。因此，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将不再列出处。

② 根据桑德（Lore Sander）女士于2006年8月在柏林开办的“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和突厥人的语言”（*Sprachen der Sogder und Türken an der Seidenstraße*）暑期班中所作之报告。关于德藏梵文写本的考古发现综述，参见斯氏：Palä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Supplement 8*）. Wiesbaden, 1968, 7-24。

到对应,虽然当时还不能确定是单本经文,还是来自选集或者总集中的某些经文,但由于在同样的地区所发现的律,可以确定为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的律,因此,经文的部派属性也被确定。这种情况下,一个猜想也呼之欲出:是否说一切有部也有三藏,而经藏中也有以《长阿含》为首的四阿含?

我们知道,不少部派在其文献(特别是律)中提到过自己的四部、四阿含或者五阿含,但仅仅列出部或者阿含的名称还不足以证明一个部派是否确实拥有(过)独具自身特色的具体的经及经部。^①就(根本)说一切有部^②的《长阿含》来说,有如下三类证据可以提供:^③

(一)在(根本)说一切有部三藏中的互相征引

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部分律藏被确认为(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在其中的梵本 *Bhaiṣajyavastu* (“药事”)中读到了 *vistareṇa Mahāsudarśanasūtre dīrghāgame śaṭṣūtrakanipāte* (广如《长阿含·六经集·大善见经》说)的文句。^④这是佛经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征引方法,以此可以省略与旁经重合的段落,节约篇幅。这一征引不仅说明了该部派在律藏之外还有诸如《长阿含》之类的经藏,还揭示了此《长阿含》具有与 DN 和 DĀ^c 不同的分类或经文,^⑤更表明了其经部在律部之前这一次第。

与此对应,义净所译之《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中也有对《长阿含》等经部的征引,作为对两位前辈的补充,列《长阿含》之征引文句如下:^⑥《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药事》中有两

① 比如,对很多部派来说,能证明其专有的经文至今未现一丝痕迹;而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的《长阿含》,在下文中被证明基本属于同一种文本。

② 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 *Untersuchungen zum Dīrghāgama der Sarvāstivādin*)和斯基林(Peter Skilling, *Mahāsūtras: Great Discourse of the Buddha, Vol. II: Parts I & 2*, Oxford, 1997)文中使用了这样的形式:(Mūla-) Sarvāstivādin [“(根本)说一切有部”]。斯基林在其 *Mahāsūtras* 第二卷(p. 96, 注24)作了解释,认为如此可兼顾两种情况:1. 当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in)等同于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时;2. 当部派归属虽在两者之间不能确定,但必为其一时。此后,如此表述遂为不少学者仿效。有关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的研究,详见下文。

③ 也同样适用于该部派的其他阿含。此处不作赘述。

④ 这段在GBM中发现的文句出处,见Ernst Waldschmidt, *Central Asian Sūtra Fragm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Āgamas*. Hrsg. Heinz Bechert, *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Symposien zur Buddhistenforschung, II)*,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1979, 136-74, p. 140 = Hrsg. Heinz Bechert, Petra Kieffer-Pülz, *Kleine Schriften*. Stuttgart 1989, 370-408, p. 375 及 Hartmann, *Untersuchungen*, p. 18, 注66。

⑤ DĀ^c 中无此经。

⑥ 见J. W. de Jong, *Les Sūtrapitaka des Sarvāstivādin et des Mūlasarvāstivādin. Mélanges D' indianisme à la Mémoire de Louis Renou*, Paris, 1968, 395-402, p. 400, 401 = Ed. Gregory Schopen, *Buddhist Studies*. Berkeley, 1979, 229-36, p. 234, 235。

处: 1. T 1448, 35a3, “广如长阿笈摩戒蕴品中说于庵婆娑婆罗门事。”^① 2. T 1448, 57a26 - 27, “于长阿笈摩六十三品^②中, 已广分别说。”《根本说一切有部杂事》中有一处: T 1451, 413a22 - 23, “又于长阿笈摩戒蕴品处说。”

(二) 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注疏(即续藏)中的征引

北传的佛教注疏文学中, 不仅所参照的母本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经典, 而且不少注疏家也是出自该部派。其中, 止天(Śamathadeva)所作之 *Abhidharmakośaṭīkopāyikā* (“阿毘达摩俱舍注疏必须”)就指出很多来自《长阿含》的引文。梵本《长阿含》下分的三个部分, 他都有所提及, 特别是他引了 *Śīlaskandhanipāta* (“戒蕴集”)中的一段摄颂(*uddāna*),^③ 其中便包含了一连串经名。

(三) 归属其他阿含的可能性的排除

在四部阿含内部, 入选“长(篇经)集”的标准并不明晰, 由此, 那些篇幅介于中篇与长篇之间的佛经, 极有可能在“长(篇经)集”和“中(篇经)集”间交互流动。DN 中就有若干经文在 $D\tilde{A}^c$ 中找不到对应, 却在汉译 *Madhyamāgama* (《中阿含经》)(下文作 $M\tilde{A}^c$) 中找到对应。虽然(根本)说一切有部的《长阿含》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一个足本, 但 $M\tilde{A}^c$ 却被认为属于该部派。^④ 这样就可以推断, 如果一个梵文残经(经推测其原文篇幅较长)在 $M\tilde{A}^c$ 找到了对应, 那么它基本不会再属于梵本《长阿含》; 反之则很有可能属于后者。事实证明, 有些被认定为属于梵本《长阿含》的经文, 在 DN、 $D\tilde{A}^c$ 、 $M\tilde{A}^c$ 中都找不到对应, 却在巴利文 *Majjhimanikāya* (“中部”)(以下称 MN) 中找到对应。^⑤

哈特曼正是以上述三点为指南, 利用了英、德、法、俄所藏的中亚梵文残卷,^⑥ 还原了梵本《长阿含》的大致结构和内容。为和吉尔吉特发现的《长阿含》(以下称 $D\tilde{A}$) 表示区别, 这个由 168 个写本残卷缀合成的中亚本《长阿含》简称为 $D\tilde{A}$ (U. H.)。因 $D\tilde{A}$ 的发现使得很多闪耀着哈特曼智慧的猜想被证实、被补充, 有些也免不了被更新。在以下的介绍中, 重复下一小节的

① 所征引的经为 $D\tilde{A}$ 35。律部的藏译本没有这种以缩略重复文句为目的的征引, 德永(de Jong, *Les Sūtrāpitaka*, p. 400)认为, 藏译所依之律本为晚期, 已经不采用征引阿含部的简约方式; 另外, 藏文甘珠尔(Kanjur)没有阿含部, 可能也是导致其舍弃征引的一个原因——根据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时期的经录, 曾有一部 *Ekottarāgama* (“增一阿含”)的藏译, 但已佚, 参见 Marelle Lalou, *Les Textes Bouddhiques - au temps du roi Khri-sron-lde-bcan*. *Journal Asiatique* 241, 1953, pp. 313-353, 第 274 经。此外, DN 和 $D\tilde{A}^c$ 中的“一品”(vagga: varga)相当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长阿含》中的“一集”(nipāta), 而后者中的“品”(varga)其实为“集”中的一个下级划分单位。义净显然将“集”视作 $D\tilde{A}^c$ 中的“品”。

② 根据下文, 梵本《长阿含》并无该品(集)。非常有可能的是, 义净不识“六经集(品)”, 从而将写本中的 *ṣaṣṭisūtrakānīpāte* 误读作 *ṣaṣṭiṣaṣṭi (ka)*, 甚或 *ṣaṣṭitraya*, 并解为“六十三”。

③ 根据 CPD 和 BHSD s. v. *uddāna*, 摄颂指的是将一系列名相、标题、经题等串连在一起, 尤指写成摄颂的目录和摘要。

④ 研究文献参见 Hartmann, *Untersuchungen*, p. 10, 注 35。

⑤ 参见下文的表格。

⑥ 有关其所编辑的写本情况, 参见 Hartmann, *Untersuchungen*, § 1.7 和 § 1.9。因为多年来德国学者的出色工作, 德藏(分藏柏林与哥廷根两处)梵文写本(SHT)多已编成单经出版, 所剩部分在 $D\tilde{A}$ (U. H.) 中利用不多。在其作品中新编订的, 多为英藏(India Office Library, London)霍恩勒(Hoernle)和法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伯希和(Pelliot)写本。俄藏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写本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 只是按照需要转引了一些。

部分將不作贅述，那些體現哈特曼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和預知力的地方將着重介紹。

由于当时并非直面一部比较完整的经集，而是依靠那些来自新疆各地现又分藏世界各国的零星碎片以及其他文献的间接提示推理梵本《长阿含》的全貌，DĀ (U. H.) 所列经文只有 37 篇，且全部的次第还无法确定。不过他已经发现了该《长阿含》共分三个部分：分别是 *Śīlaskandhikā* (“戒蕴”)、*Śaṭṣūtrakaniṣāṭṭha* (“六经集”)① 和一个不知名的“品”或“集”。当然，在当时也无法对这三个部分的排序做定论。

在“戒蘊”中，哈特曼依靠前述之止天的引文、两个梵本残片（SHT III 978 和 SHT V 1290）以及一些吐火罗语、梵语双语的写本残片^②确定了 *Tridāṇḍi*（“三杖经”）、*Piṅgalātri*（“黄三经”）等九部经的名称^③和排序。值得注意的是，DN 开篇第一经 *Brahmajāla*（“梵网经”）在 DĀ（U. H.）的“戒蘊（集）”中是最后一经。这一集的名称是唯一一个能在别的“长（篇经）集”中找到对应的：DN 也有一品名为“戒蘊”。梵本残片还还原出 *Kāśyapaśiṃhanāda*（“迦叶狮子吼经”）等另外五部经，皆对应 DN 的“戒蘊”。因此，哈特曼将它们也暂时归入 DĀ（U. H.）的“戒蘊”。

的“戒蕴”。

在新疆发现的写本中，有些经文名下，被发现和被认定的写本数量相当多，客观上使得它们的整理研究工作相对便利些。以瓦尔特施密特为首的德国学者就是通过编辑这些经文将中亚梵本的整理研究工作相对便利些。以瓦尔特施密特为首的德国学者就是通过编辑这些经文将中亚梵本的研究推向了顶峰。这些经文有：讲述佛陀证道后转法轮及僧团发展的 *Catuṣparśatsūtra*（“四众经”）（以下称 CPS）、^④ 讲述过去佛毘婆尸如来（Vipaśyin）生平的 *Mahāvādānasūtra*（“大本经”）（以下称 MAV）、^⑤ 讲述佛陀涅槃的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大般涅槃经”）（以下称 MPS）、讲述佛教概念的 *Daśottarasūtra*（“十上经”）（以下称 Daśo）和 *Saṅgūṭisūtra*（“众集经”）（以下称 Saṅg）^⑥。止天在其 *Abhidharmakośaṭīkā* 中、梵本《药事》中皆提到过“六经集”这个集名，另外后者还提到过 *Mahāsudarśanasūtra*（“大善见经”）——根据 DN 可知，其内容相当于 MPS 中间的一个插话。这些让瓦尔特施密特在 1951 年就受到启发，认为那三部与佛传有关的经文加上 *Mahāsudarśanasūtra* 皆应属“六经集”。^⑦ Daśo 和 Saṅg 的编者又发现这两部经也在该集之内，但施林洛甫（Dieter Schlingloff）在其所编 Daśo 之残片中拣出一些虽与佛教概念有关而不属于上述两

① 这两集的名称在前文律藏的征引文句中已可读到。

② 这两集的名称在前文律藏的征引文中已可读到。
② 这些双语残片在德国共藏有 16 个, 包含了不少经文题记。其中六个于 1921 年为西格 (Emil Sieg) 与西格林 (Wilhelm Siegling) 在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第一册 (Berlin/Leipzig) 刊布。1967 年库弗尔 (Walter Couvreur) 将其中的五个残片重新拼合 (*Sanskrit - Tochaarse en Sanskrit Koetsjische Trefwoordenlijsten van de Dirghāgama (Dighanikāya)*, *Orientalia Gandensia* 4, pp. 151 - 165)。1989 年哈特曼赴东德, 终于得见其余的 9 个残片, 并对前人的解读再度做了修整。

③ 第五部不能定名。

④ 这部经在别处找不到第二个类似的文本，根据哈特曼（Hartmann, *Untersuchungen*, pp. 26-27）的分析，此经应由多部佛经的素材重构而成。

⑤ 根据佛教传统，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的所有佛的生平均近于同一种模式，只是略有微调（mutatis mutandis）。经应由多部佛经的素材重构而成。

⑥ 这两部经的区别在于：Daso 的概念（法）分十组，每组的概念数以 1×10 、 2×10 至 10×10 递增，而首以“成”、“修”、“觉”、“灭”……“证”的模式排列，即“一成法”、“一修法”至“一证法”，“二成法”……直至“十证法”；Sang 的概念排列相对自由，虽亦分十组——从包含若干单个概念的第一组、包含成对概念的第二组到包含每十个为一单位的第十组，但组内的概念单位数没有严格限制，即在第九、十组只有两个概念单位，而在第三、四组竟有五十个。

⑦ 参见 MPS 前言。

经的部分。1989年哈特曼发现其名为 *Arthavistarasūtra* (“广义法门经”), 并定位于 *Daśo* 和 *Saṅg* 之间。^① 再根据止天对上述经文的征引(他有时也会附带说明某经为“六经集”中的第几经),^② 定出如此的次第: *Daśo*、*Arthavistarasūtra*、*Saṅg*、*CPS*、*MAv* 和包含 *Mahāsudārasānasūtra* 的 *MPS*^③。根据内容, 也根据讲述者^④, 这六部经自然地分成两个部分: 前三经与佛教概念有关——可视为阿毘达摩的原始形态, 后三经与佛陀生平有关——构成了佛陀生平的插叙结构 (*Rahmenhandlung*)。哈特曼认为, “六经集”是一个有意为之的佛经精选集 (*Brevier*), 是(根本)说一切有部《长阿含》中一个较晚编纂的部分, 可说是该部派的一个特色。编纂此选本的目的, 就是方便佛教徒迅速了解佛教教义和佛陀生平。^⑤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属于这一集的写本数量特别多了——由于其流行性, “六经集”常被单独抄写。有一个吐火罗语的题记^⑥恰能证明此推断。^⑦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宗风倍受义净推崇,^⑧ 但他似乎对其阿含部不甚了解。从他所译之律部中征引的“戒蕴品(集)”来看, 他只是忠实翻译了这段话, 而不去细究早已在汉地传世的 *DĀ^c* 并无该集。至于那个以介绍佛教为目的的精选本——“六经集”, 他更是一无所知, 因此将其误译成“六十三品”。

DĀ (U. H.) 尚无法对剩下的一集定名, 其名下的经文只能依靠写本残卷所提供的线索来排序。^⑨ 值得注意的是, 该集有不少经文只能在 MN 中找到对应。另有一经——*Māyājālasūtra* (“幻网经”), 在巴利藏经和汉文译本中皆找不到对应。

中亚所发现的梵本《长阿含》的载体为纸张,^⑩ 字体为断代为公元5世纪的突厥斯坦笈多型 (*turkistanischer Gupta - Typ*) 和断代为6世纪的北突厥斯坦婆罗谜 (*nordturkistanische Brāhmī*)。^⑪ 由此可知, 5世纪时至少这部《长阿含》已经不单单有口传一种传播方式了。确切地说, 它所用的语言是佛教混合梵语。从这些时间跨度为一、二世纪的写本来看, 这种语言正经历着中古印度语成分逐步消减, 经典梵语成分逐步增长的过程。中亚写本的佛教梵语与后来在吉尔吉特所发现的写本有着很多区别, 这些区别如此鲜明, 以至于一度被认为是说一切有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

① Jens - Uwe Hartmann, *Fragmente aus dem Dīrghāgama der Sarvāstivādins. Sanskrit - Texte aus dem Buddhistischen Kanon: Neuentdeckungen und Neueditionen. Erste Folge. (Sanskrit - Wö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 - Funden. Beiheft 2, Göttingen)* 1989, 37 - 67, p. 41 起。*DĀ* (U. H.) 的第三部分对该经做了详细编订。与前后两经相比, 该经的概念排列功能性甚于系统性, 内容更集中于证道成佛这一主题。

② 参见 *DĀ* (U. H.) 中相应佛经的“定位”(Stellung)部分。

③ 虽然 *Mahāsudārasānasūtra* (巴利文: *Mahāsudassanasutta*) 在 DN 中单成一经 (DN XVII), 但 *DĀ^c* 中也是包含在“游行经”(即 *MPS*) 之内的。

④ 前三经均由舍利弗 (*Śāriputra*) 讲述。

⑤ 具有类似功能的选本还有于阗语的《赞巴斯塔书》(*Zambasta*) 和拉施特 (*Rashīd al - Dīn*) 的《印度史》。

⑥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331a2: “与儿子 Lalākkompe 一起, 我们抄写了 *Ṣaṣṣūtra* (*ṣaṣṣūtrā postāk*)。”

⑦ 本段落还参考了 Jens - Uwe Hartmann, *Der Ṣaṣṣūtraka - Abschnitt des in Ostturkistan Überlieferten Dīrghāgama. 25. Deutscher Orientalistentag, Vorträge (ZDMG, Supplement 10)*, 1994, pp. 324 - 334。

⑧ 可参见其《南海寄归内法传》之序, T 2125, 204c6 - 206c4。

⑨ 因此, *DĀ* (U. H.) 中经文按照西文字母顺序排列。

⑩ 因这些写本形态各异, 又多残缺不全, 所以对其外观在此不做一一描述。

⑪ Lore Sander, *Palä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Supplement 8)*. Wiesbaden, 1968, 其图表部分 (Tafelteil) 有具体展示。

标志性差别之一。^① 那些《长阿含》写本存在着大量的笔误，由此哈特曼认为，如果中亚存在着-部完整的《长阿含》，那么它也是被分批书写的。此外，有的笔误复又被他人在行间修正，说明了《长阿含》不止为印度本土之外的佛教徒所供奉，还为人研读和校对过。吐火罗-梵语、回鹘-梵语的双语写本也证明了这一点。

通过梵本《长阿含》与 DN 和 DĀ^c 对照可知，它们所包括经文的排列顺序并无一个统一的模式。除却语言层面的差异，它们的具体文句还各不相同。这两点验证了佛教经典是逐渐形成的史实。

最后，在本节的末尾谈谈如何看待佛教梵语的问题。作为佛教写本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瓦尔特施密特在编辑 MPS 时，对眼前残破不堪的写本和心目中的理想文本之间的距离感一定远甚于他的后辈。这样自然会促使编者将此作为首要任务，即：以尽可能多的残本汇集成一个标准文本。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学科初创时材料的匮乏和理论的不成熟，那么他的作品无疑是树立在后-人面前伟岸的丰碑。不过值得商榷的是：1. 他没有对原始材料本身做筛选和分类，或许它们导向的不是一个标准文本，而是一个以上的通行文本。2. 他将“标准文本”等同于“以标准梵文的语法规则写就的正确文本”，常常将文本缺漏以标准梵语补入，而将有语法变异的部分标准梵语化。后一种情况引起了颇有些“泛佛教梵语化”——有时将写本中的笔误也当作佛教梵语——倾向的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与之频繁的论战。^② 至于前一种情况，松村恒（Hisashi Matsumura）在其 *Mahāsudarśanāvadāna* 和 *Mahāsudarśanasūtra* 中采用的对策为：将手中所有的中亚写本分为两组，每组选出一个“主体文本”，然后其他的残片围绕该“主体文本”以注释的形式作补充。哈特曼并没有轻易采用这样的矫枉过正的方法。^③ 对目标文本^④和佛教梵语的特殊现象^⑤，他以尽量客观反映所有写本实际情况为主旨，谨慎处置，同时也为今后新发现写本的加入留下一个开放性的体系。他的这一思想方法在 *Arthavistarasūtra* 的编订中得到完美的体现。

三

长期以来，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被认为是两个部派，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后者的名称要晚至公元七八世纪才为义净正式提出，但学界一直对两者孰先孰后观点

① Hartmann, *Untersuchungen*, pp. 40–41; Bechert 1985–1987 的相关文章。

② MPS、MAv 和 CPS 三部作品问世期间，爱哲顿与瓦尔特施密特以这样的方式交流意见：前者对后者的上一部作品作书评，后者又在下一步作品的序言中作反驳。

③ 具体理由见 Hartmann, *Untersuchungen*, p. 44。

④ 他的“文本编辑”（Textbearbeitung）部分类似于藏文文本编辑，即在正文中同时兼顾十几个本子。

⑤ 他对 Sandhi（连声规则）尽量保持原样的处理方式，已经得到了当今学界的普遍认可。此外，有些词汇被认为独具中亚和吉尔吉特写本特色，对于它们在写本编辑中的作用，他也持保留态度。参见 DĀ（U. H.），*Arthavistarasūtra*，引言 3. 1. 5。

不一。^① 随着中亚写本和吉尔吉特写本的现世,对于以瓦尔特施密特为首的研究者来说,写本的部派判别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②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对这两个部派前后关联的争论逐渐转变为学者们在各自领域为一个统一的目的而进行的研究。这个目的就是利用文献学的分析方法,判定具体文本的部派归属,以及找出两个部派的区别。秉着这一宗旨,贝歇特 (Heinz Bechert) 于 1982 年结集了一次名为“小乘文献的部派归属”的系列研究。^③ 不过,他也承认,这两个部派最大的区别在于律藏,论藏次之,至于经藏只有文句上的细微差别。^④ 两部派说一直持续到了 2000 年,榎本文雄 (Fumio Enomoto) 撰文《“根本说一切有部”和“说一切有部”》^⑤,认为两者实为同一部派,从而将两个部派在名称上合二为一。^⑥ 此后学界逐渐接受两部派归一说,并将过去所认为的归因于两部派间的区别,转而归因于地域兼或时间的差别。如此处理不仅更趋近历史真实,也方便了相关的研究工作。^⑦ 兴起于本世纪的吉尔吉特《长阿含》写本研究就是贯彻了这一思路。可以说,榎本文雄的文章发表得恰逢其时。

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伴随着阿富汗局势的动荡,国际古玩市场上有一批写本现身。其中一部经或经集的写本篇幅最为巨大,足有 234 叶之多。从末尾 (原本所标叶码为 454)^⑧ 的题记可读到 *dirghāgama* 字样,由此可知此为梵本《长阿含》。^⑨

- ① 有以弗劳瓦纳 (Erich Frauwallner, *The Earliest Vinaya and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Serie Orientale Roma VIII.* Roma, 1956, pp. 24 以及 pp. 194)、巴罗 (André Bareau, *Les Sectes Bouddhiques du Petit Véhicule. Publications de l'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 - Orient, XXXVIII.* Saïgon 1955, p. 154)、尼奥利 (Sanghabh I, XIX 起) 等人为代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先有说;也有以拉莫特 (Étienne Lamotte,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Vol. 43.* Louvain 1958, pp. 196)、德永 (de Jong, *Les Sūtrapiṭaka*, pp. 400)、岩本裕 (Yutaka Iwamoto, 出处见 Lambert Schmithausen, *Beiträge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und Textgeschichte Kanonischer und Postkanonischer Buddhistischer Materialien.* Bechert 1985 - 87, p. 379, 注 341) 等人为代表的说一切有部先有说,此说还认为根本说一切有部是从说一切有部分支出来的。
- ② 参见 SWTf 第一分册由希姆森 (Georg v. Simson) 所撰的导言 (*Einführung*) 第 VIII - IX 页,以及第八分册由贝歇特所撰的引言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第 XIV 页。
- ③ 其主要研究对象就是 (根本) 说一切有部。参见 Bechert 1985 - 1987 前言第六节。
- ④ SWTf 第八分册第 XIV 页。
- ⑤ “*Mūlasarvāstivādin*” and “*Sarvāstivādin*”. Hrsg. Christine Chojnacki, Jens - Uwe Hartmann, Volker M. Tschannerl, *Vividharatnakaraṇḍaka. Festgabe für Adelheid Mette.* Swisttal - Odendorf, 2000, pp. 239 - 250.
- ⑥ 斯氏也曾为两部派说的支持者,并以区分两部派为目的,做了汉译名与中古印度语的对照研究。参见 Fumio Enomoto, *Form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s of the Chinese Āgamas.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3 (1). London, 1985, pp. 19 - 30.
- ⑦ 目前,“(根本)说一切有部”这一提法的意义已经从“两个部派并提或两选其一”转为“同举一个部派的两种称呼”了。
- ⑧ 根据页码和实际所有的叶数可知,目前发现的只占整部经的百分之五十强。
- ⑨ *samāptas ca dirghā(ga) mahā*. 参见 Jens - Uwe Hartmann, *Zu Einer Neuen Handschrift des Dirghāgama.* Hrsg. Christine Chojnacki, Jens - Uwe Hartmann, Volker M. Tschannerl, *Vividharatnakaraṇḍaka. Festgabe für Adelheid Mette.* Swisttal - Odendorf, 2000, pp. 359 - 367, pp. 360 - 361 及斯氏, *Further Remarks on the New Manuscript of the Dirghāgam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Advanced Buddhist Studies* 5, 2002, pp. 133 - 150, p. 133, 注 2。

同绝大部分吉尔吉特写本一样,这一写本的材料为桦树皮,^①每叶长50厘米,宽30厘米。每面通常写八行,字体被定为原始舍罗陀的晚期形式或称为吉尔吉特/巴米扬第II型,^②这是一种公元七八世纪在西北印度非常流行的字体。加之以对材料进行的碳十四检测,断定此写本不会晚于公元8世纪后半叶。经叶的正面左边缘编有叶码。在经叶的左边约三分之一处,钻有一个小孔,小孔周围留有矩形的空白。这是印度贝叶经书(pustaka)的标准模式,小孔原用于穿线,但小孔周围没有丝毫磨损痕迹。另外,与中亚写本以及吉尔吉特的某些其他写本^③不同,该经本虽有大量的笔误,却几乎没有抄手以外的人做事后修订,似乎抄写完毕后再无读者。可见佛教传出国人的书写文化在传入国内有时仅徒具其形而已。

虽然该写本的发现源头只能追溯到交易市场,其真实出土地无从稽考,但定方晟(Akira Sadakata)与哈特曼都认为它应出土自吉尔吉特,即与1931、1938年大量发现的写本为同一批。^④根据福斯曼(Gérard Fussmann)的报告^⑤推测,梵本《长阿含》就是1998年在吉尔吉特附近的瑠坡发现并被售卖到当地巴扎的三个写本之一。^⑥此外,曾在该地发现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与其在书写形制上非常接近。种种迹象表明,这部《长阿含》可以定名为吉尔吉特本《长阿含》(DĀ)。和DĀ(U. H.)一样,^⑦DĀ也没有明确指明其部派的文句,但根据其(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近缘关系,同理可定其部派为(根本)说一切有部,即与DĀ(U. H.)为不同地域和时期的同一部派。

目前美国人亚当斯(Rick Adams)于巴尔的摩(Baltimore)、日本人平山郁夫(Ikuo Hirayama)于镰仓和挪威人斯格延(Martin Schøyen)于奥斯陆(Oslo)以私人名义收藏了DĀ的大部分。此外,日本东京的佛教大学以及日本古董商栗田功(Isao Kurita)等人还保存了零星的几叶或几片。至于理论上推定存在的另两百多叶或许再无可能出现在现实中了。佛教大学和平山所藏的经叶被精心修复,笔者先后得到的两批照片也如实反映了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⑧在美国所藏

① 经过鞣制的桦树皮有很强的韧性,材质类似于牛皮纸;但年代久远之后容易粘连卷曲,并变脆,给写本的修复和研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它和中亚的纸张取代印度的贝叶,反映了佛教传入地区所发生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现象。

② 前者为梅尔策(Melzer, *Ein Abschnitt*, p. 2)所用,后者为桑德(Sander, *Paläographisches*, pp. 138-161; 斯氏 *Einige neue Aspekte zur Entwicklung der Brāhmī in Gilgit und Bamiyan*. Hrsg. Klaus Röhrborn, Wolfgang Veenker, *Sprachen des Buddhismus in Zentralasien. Vorträge des Hamburger Symposions vom 2. Juli bis 5. Juli 1981,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a* 16). Wiesbaden, 1983, pp. 113-124, p. 115, 注16)所用。

③ Oskar v. Hinüber, *Die Bedeutung des Handschriftenfundes bei Gilgit. XXI. Deutscher Orientalistentag: Ausgewählte Vorträge (ZDMG Supplement 5)*. Wiesbaden, 1983, pp. 47-66.

④ Sadakata, *Girugitto Syahon: Tenson - kyō Danpen no kaido* [“The Gilgit Manuscript: Deciphering the Mahāgovindasūtra Fragments”]. Daihōrin, Januar, 1999, pp. 30-35; Sadakata, *ギルギット出土およびバミヤン出土の仏教関係の文字資料 [Buddhist Manuscripts and Inscriptions Found in Gilgit and in Bamiyan]*. Tōkai daigaku kiyō Bungakubu (*Memoirs of Tōkai University, Faculty of Letters*) 71 (1999), pp. 55-74 和 Hartmann, *Zu einer neuen Handschrift des Dīrghāgama*, p. 360, 注4。

⑤ *Dans Quel Type de Bâtiment Furent Trouvés les Manuscrits de Gilgit?* *Journal Asiatique* 292/1-2, 2004, pp. 101-150, p. 104, 注8。

⑥ 另两个据说一个是陀罗尼(Dhāraṇī),一个是《僧伽吒经》的写本。

⑦ Hartmann, *Untersuchungen*, p. 7.

⑧ 笔者所得的第一批照片应该就是梅尔策当时所依的那批写本照片,很多经叶表面扭曲,还有其他叶码上的碎片粘附其上。从第二批的照片可见,这些叶面已经平整,碎片已经基本复位。

的为最大的一部分，但保存状况堪忧。^①

由于上述写本所有者的大力协助，使得 DĀ 的研究迅速得以开展。定方晟首先发布了栗田所藏的两个残片，并确定为 *Mahāgovindasūtra*（“大典尊经”）。但他仅仅认为这是一个独立的单经写本。^② 首先将这整部写本确定为 DĀ 的是哈特曼。^③ 通过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他还借助于 DĀ 中的摄颂还原出整个（根本）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的结构。^④ 不仅如此，他还亲赴美国扫描了那一部分写本，使得后续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目前 DĀ 中已有相当一部分经文以单经或者单品的形式被发布。^⑤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与 DN 及 DĀ^c 直接由 *vagga* 和 *varga*（“品”）划分不同，DĀ 或者 DĀ（U. H.）先由 *nipāta*（“集”）划分成三部分，然后再下分若干个 *varga*（“品”）。因此这里的“品”与另外两个“长（篇经）集”的“品”并非平级单位。划分 *nipāta* 以及 *varga* 的工具——或者说标志是 *uddāna* “摄颂”。每个 *varga* 理应包含十部经，但常常会少于这个数目——六到八个不等。

（根本）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经目^⑥

经 题 ^⑦	叶 码	DĀ ^c	DN	MN	发布情况
I. * <i>Saṣṭuttrakaniṣṭha</i> ^⑧					
1. * <i>Daṣṭuttara</i>	? - ? [6, 7, 11, 14]	10. 十上	34. <i>Daṣuttara</i>		
2. * <i>Arthavistara</i>	? - ?	-	-		
3. * <i>Sanḡiti</i>	? - ?	9. 众集	33. <i>Sanḡiti</i>		
4. * <i>Catuṣpariṣat</i>	? - 88r8 [72 等]				
5. * <i>Mahāvādāna</i>	88r8 - 111v	1. 大本	14. <i>Mahāpadāna</i> 17. <i>Mahāśudassana</i>		
6. * <i>Mahāparinirvāṇa</i>	111v - ?	2. 游行	16. <i>Mahāparinibbāna</i>		
II. <i>Yuganipāta</i>					
7. <i>Apaṇṇaka</i>	? - ?			60. <i>Apaṇṇaka</i> (?)	
8. <i>Sarveka</i> (?)	? - ?				
9. <i>Bhūrgava</i>	? - ?	15. 阿菟夷	24. <i>Pāṭika</i>		
10. <i>Śalya</i>	? - ?			105. <i>Sunakkhatta</i>	
11. <i>Bhayabhairava</i>	? - ?			4. <i>Bhayabherava</i>	

① 粘连的经叶和附着的碎片没有被剥离，而且所有的经叶都被一一密封于软质的塑料薄膜里，很容易因弯折而再度受损。

② 参见第 100 页注④。

③ 参见第 99 页注⑨。

④ Hartmann, *Zu Einer Neuen Handschrift des Dīrghāgama; Further Remarks on the New Manuscript of the Dīrghāgama; Contents and Structure of the Dīrghāgama of the (Mūla -) Sarvāstivādins.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7, 2004, pp. 119 - 137.

⑤ 详细研究情况见下表。

⑥ 根据 Hartmann, *Contents and Structure of the Dīrghāgama*, p. 121 与 Melzer, *Ein Abschnitt*, pp. 7 - 8。

⑦ 根据摄颂、旁经征引、经中文句和咒语 (Mantra) 得出，为方便阅读，这里不再一一列出。有关信息可参见 Melzer, *Ein Abschnitt* 的原表。

⑧ * 表示推断成立。

经题	叶码	DĀ ^c	DN	MN	发布情况
12. Romaharṣana	? - ?			12. Mahāsthanāda	
13. Jinayabha (中亚: Jinarsabha)	? - ?	4. 阇尼沙	18. Janavasabha		
14. (Mahā) govinda	? - ? [264 等]	3. 典尊	19. Mahāgovinda		Sadakata 1999①2006②
15. Prāsādika	? - 299v2	18. 自欢喜	28. Sampasādanīya		
16. Prasādanīya③	-	17. 清淨	29. Pāsādika		
uddāna	299v2 - 3				
17. Pañcatraya	299v3 - 306r5			102. Pañcattaya	
18. Māyājāla	306r5 - 317v5				
19. Kāmaṭhika	317v5 - 329r4			95. Canki	Hartmann 2002④
20. Kāyabhūvanā	329r4 - 340r2			36. Mahāsaccaka⑤	Liu 2008⑥
21. Bodha	340r2 - 344v4			85. Bodhirājaku - māra	Hartmann 2004⑦
22. Śaṃkara(ka)	344v4 - 348r8			100. Saṅgūrava	Zhang 2004⑧
23. Ātānāṭīya (中 亚: Ātānāṭika)	348v1 - 354r4		32. Ātānāṭīya		
24. Mahāsamāja	354r5 - 358r1	19. 大会	20. Mahāsamaya		
uddāna	358r1 - 2				
Yuganipāta 题记	358r2				
Mahāsamāja 续	358r2 - 360v1				
Mahāsamāja 咒语 题记	360v1				
III. Śilaskandhanipāta					
uddāna	360v1 - 2				
25. Tṛdaṇḍin	360v2 - 367r3				Matsuda 2006⑨

① 见第100页注④。

② Akira Sadakata, ギルギット出土の典尊經写本断片 *Girugitto Shutsudo no Tenjōgyō Shāhon Dampen* [Some Fragments of the Sutra Mahāgovinda - suttanta]. *Tōkai Daigaku Kiyō Bungakubu* (Memoirs of Tōkai University, Faculty of Letters) 84 (2005): 1-28.

③ 该经只有出现在摄颂中的经题,但写本中无此经。

④ Jens - Uwe Hartmann, *More Fragments of the Cāṅgīsūtra*. Eds. Jens Braarvig et al.,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II. Buddhist Manuscripts 2*. Oslo, 2002: 1-16.⑤ DĀ 20 的结尾对应的是 MN 35. *Cūlasaccaka*.⑥ Zhen Liu (刘震), *Versenkung und Askese. Eine neue Sanskrit - Quelle zur Buddha - Legende*. Ludwig - Maximilians Universität München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2008.

⑦ 见第101页注④。

⑧ Lixiang Zhang (张丽香), *Das Śaṃkarasūtra: Eine Übersetzung des Sanskrit - Textes im Vergleich mit der Pāli - Fassung*. Ludwig Maximilians Universität München (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2004.⑨ Kazunobu Matsuda (松田和信), 梵文長阿含的 *Tṛdaṇḍi - sūtra* について [The *Tṛdaṇḍisūtra* in the *Dirghāgama Manuscript*].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54/2, 2006: 984-977 (129-136).

梵本《长阿含》概述

经 题	叶 码	DĀ ^c	DN	MN	发布情况
26. Piṅgalātreyā (中亚: Piṅgalātri)	367r4 - 369v5				Matsuda 2006① Peipina 2008②
27. Lo/auhitya I (中亚: Lokecca)	369v5 - 382r6	29. 露遮	12. Lohicca		
28. Lo/auhitya II (中 亚: Lokecca)	382r6 - 386v1				
29. Kaivartin (中 亚: Kevarta/Kevartin)	386v1 - 390v1	24. 坚固	11. Kevaddha		Zhou 2008③
30. Maṇḍṣā I	390v1 - 391v6		7. Jāliya		
31. Maṇḍṣā II	391v6 - 8				
32. Mahallin	391v8 - 395v6		6. Mahāli		
33. Śronatāṇḍya (中亚: Śonātāṇḍya /Śonātāṇḍhya)	395v6 - 401r1	22. 种德	4. Sonadaṇḍa		
34. Kūṭatāṇḍya (中 亚: Kūṭatāṇḍya /Kūṭatāṇḍhya)	401r2 - 409v8	23. 究罗 檀头	5. Kūṭadanta		v. Crieg- ern 2002④
uddāna	410r1 - 2				
35. Ambāṣṭha (中 亚: Ambāṣṭa)	410r2 - 416r3, 442 - 444	20. 阿摩 昼	3. Ambaṭṭha		Melzer 2006
36. Pṛṣṭhapāla (中 亚: Pṛṣṭapād/la)	416r3 - 424r4	28. 布吒 婆楼	9. Poṭṭhapāda		同上
37. Kāraṇavādin	424r4 - 424v3				同上
38. Puḍgala	424v3 - 426v1			51. Kandaraka AN II 205 - 211 pp. 56 - 61	同上
39. Śruta	426v1 - 427v5				同上
40. Mahalla(ka)	427v6 - 430v7				同上
41. Anyatama	430r7				同上
uddāna	430r8				
42. Śuka	430r8 - 433r2		10. Subha		
43. Jīvaka	433r2 - 435r5			55. Jīvaka	

① 见第 102 页注②。

② Lita Peipina, *The Piṅgalātreyā Sūtra of the (Mūla) Sarvāstivādins: Its Edition and Study. Investigation of the Piṅgalātreyā Sūtra's Status within the Dīrghāgama "Collection of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University of Oslo (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2008.③ Chunyang Zhou(周春阳), *Das Kaivartinātra der Neuentdeckten Dīrghāgama - Handschrift: Eine Edition und Rekonstruktion des Textes*.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 (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2008.④ Oliver v. Criegern, *Das Kūṭatāṇḍyasūtra. Nach dem Dīrghāgama - Manuskript Herausgegeben und Übersetzt*.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2002.

经 题	叶 码	DĀ ^c	DN	MN	发布情况
44. Rājan	435r5-441, 446-447v2(442-444 属于 Ambōṣṭha; 445 属于 Brahmajāla)	27. 沙门果	2. Sāmaññaphala		
45. Vāsiṣṭha	447v2-451r1	26. 三明	13. Tēvijja		
46. Kāśyapa	451r2-v8	25. 裸形梵志	8. Kassapaśihanāda		
47. Brahmajāla	445, 452r1-454v2	21. 梵动	1. Brahmajāla		
本 varga 的 uddāna	454v2-3				
Śilaskandhanipāta 的 uddāna	454v3-5				
Śilaskandhanipāta 题记	454v5				
Dirghāgama 题记	454v5-6				

(续表)他处译本^①

经 题	汉 译	藏 译 ^②
2. *Arthavistara	T 97《广义法门经》 T 98《普法义经》	Q 984 'phags - pa don rgyas - pa shes - bya - ba'i chos - kyi mam - grangs
17. Pañcatraya		Q 960 Mdo chen - po lnga gsum - pa shes - bya - ba
18. Māyājāla		Q 954 Mdo chen - po rgyu - ma'i dra - ba shes - bya - ba
23. Ātānāṭṭiya		Q 333 = 687 Mdo chen - po kun - tu - rgyu - ba - dang kun - tu - rgyu - ba - ma - yin - pa - dang mthun - pa'i mdo shes - bya - ba
24. Mahāsamāja		Q 332 = 688 Mdo chen - po 'dus - pa chen - po'i mdo shes - bya - ba
47. Brahmajāla		Q 1021 Tshangs - pa'i dra - ba'i mdo Q 5595 Chos - mngon - pa'i mdzod - kyi 'grel - bshad nye - bar mkho - ba she - bya - ba (Abhidharmakośaṭīkopāyikā) 中 162b7 - 177b2 的全经摘引

DĀ 的第一个 *nipāta*——*Ṣaṭṣūtrakanipāta* (“六经集”)如前所述,是佛教徒最常用的六部佛经的汇集。第二个 *nipāta*——*Yuganipāta* (“双集”),就是 DĀ (U. H.) 中那个不知名的 *nipāta*, 意指内中的 18 部经,在内容、人物、经题上每两部多少有些关联。^③ 这 18 部经被一个摄颂分成了前十部后八部的两个 *varga*。第三个 *nipāta*——*Śilaskandhanipāta* (“戒蕴集”)包含了数量最多的经文,但总篇幅最小。^④ 这一 *nipāta* 共有三个 *varga*, 分别包含十部、七部、六部经。该 *nipāta* 的“戒蕴”指的是以 *śīla* (“戒”)为首的,加上 *samādhi* 或 *dhyāna* (“定”)与 *abhiññā* (“慧”)的三学。三学涵盖了从初发心到最终成佛的整个过程,即佛教教义的主干,并借佛陀之口成为佛教概念的一种模式化的罗列和阐述。这种以佛陀为名的说教模式为大量的佛经所套用,被弗朗克

① “他处译本”一栏只罗列藏译和 DĀ^c、DN、MN 无对应本时的汉译这两种完整译本,其余汉译可查阅 Chizen Akanuma (赤沼智善), *The Compa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Āgamas & Pāli Nikāyas*. Nagoya, 1929。

② 在藏地,虽然小乘的经藏没有像汉地那样系统地被翻译,但伴随着律藏和论藏的引进,有一部分小乘经典也被零星译成藏文并编入甘珠尔,其中有些被称为 *mdo chen po—mahāsūtra* (“大经”)。具体介绍可参见 Skilling, *Mahāsūtras: Great Discourse of the Buddha, Vol. II: Parts I & 2*, 1997, 9-17。

③ 但似乎也不尽然,比如 DĀ 20 与其配对的 DĀ 19 关系并不如 DĀ 21-22 密切。

④ 当然要考虑到有过多的重复部分通过征引而省略了。参见 Melzer, *Ein Abschnitt*, pp. 15-22。

称为“如来说法”(Tathāgata - Predigt)。^①此后,在研究与“戒定慧”有关模式化的说教时,“如来说法”这个概念一直被西方学界所沿用。顾名思义,纳入该 *nipāta* 的经文多少应包含有“如来说法”的内容。但事实上,有些经没有全部囊括“三学”,有些通过征引他经来省略,有些干脆无缘无故地缺省。^②这也反映了 DĀ 编纂工作的草率。我们看到, DN 的“戒蕴品”中的经文的确都仅仅包含“如来说法”的“戒”这一部分,而 DĀ 的“戒蕴集”中的经文却(至少理论上)包含了整个“戒定慧”。梅尔策认为后者的定名欠妥。^③但我们也同样看到, DN 的最后一品“波梨子品”是以该品之内的第一部经 *Pāṭikasuttanta* (“波梨子经”)命名的,而品名与后面所有的经名均无关系。因此 DĀ 的最后一 *nipāta* 也采用了类似 DN 第三品的命名方式,得到了与 DN 第一品相重合的名字,也算合理。

DĀ 的语言为相对标准的梵语,较之中亚的《长阿含》,其所包含的中古印度语成分大大减少,为佛教语言梵语化的晚期形态。当然它的语言还时而反映了与中亚不同的吉尔吉特的地域特色。和同一地发现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一样, DĀ 也具有大量的错漏。这些错处中,几乎没有施林洛甫所谓的字体转换间的誊写错误,^④最常见的错误是遗漏。这种遗漏小到一个元音或辅音标志、一个字符,大到数叶,^⑤甚至整部经(DĀ16)。这或许一方面与 DĀ 的母本原就有诸多纰漏,另一方面与其逐页拷贝的流水线工作方式有关。

梅尔策对 DĀ 做的书写研究意义重大,它不仅是继胡海燕^⑥之后再次对吉尔吉特写本的字体做专门的系统研究,^⑦也是印度学界首次对抄经人做详细研究。通过对羽毛笔的粗细、墨迹的浓淡、惯用的字母形式以及最为重要的——笔迹的分析,她认为整部经集由五到七个抄手集体完成。虽然这些抄经人没有留下姓名——即使留下姓名也无从稽考其生平,但梅尔策根据每个人的书写特点,将他们代称为 A—F,并以冷静的技术分析这种特殊方式来为他们“立传”:将这些抄手留在世间的唯一痕迹做细致的笔迹描述,互相之间的横向对照,以及梳理出 DĀ 中各个书写风格相异部分,并一一归入各人名下。^⑧有意思的是,整个工程的分工并非按照经为单位,也不完全按照叶数来分割。有时某抄手的工作在一面完成后告一段落,有时甚至在行间(多为空洞处)结束。其中,抄手 C 和 D 共同负责一段(大致为第 278~284 叶),一人抄完正面,另一人

① Rudolf Otto Franke, *Dighanikāya. Das Buch der langen Texte des Buddhistischen Kanons. In Auswahl Übersetzt.* Göttingen, Leipzig, 1913, XIV—XVI.

② 参见 Melzer, *Ein Abschnitt*, pp. 15—22.

③ 参见 Melzer, *Ein Abschnitt*, p. 24.

④ 参见 YL 13。在晚期的中亚婆罗门字体写就的写本中,有些字母外形大相径庭,但经常错置,施林洛甫认为可归咎于用早期印度笈多字体写就的母本。因为在那种笈多字体里,这几个字母非常相似。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吉尔吉特的《僧伽吒经》中。通过研究发现,早期的、用圆形吉尔吉特字体写就的母本,后来以原始舍罗陀字体誊写,也出现了个别字母的混世。参见 V. Hinüber, *Die Bedeutung des Handschriftenfundes bei Gilgit*, pp. 52—53.

⑤ 后又跳过数十叶重新出现,指第 442—445 叶。

⑥ Haiyan Hu - von Hinüber, *Das Paṇḍita-vācaka. Vorschriften für die Buddhistische Beichtfeier im Vinaya der Mūlasarvāstivādin.* Hrsg. Inge Weiler,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Monographie 13.* Reinbek, 1994, pp. 37—40.

⑦ 她的字体表是迄今为止罗列该种字体各种组别和变体最为详尽的表格,见 Melzer, *Ein Abschnitt*, pp. 60—62。她还发现了吉尔吉特地区所用的第二个数字书写系统,见同前, pp. 64—68。

⑧ 其中被称为“抄手 B”所负责的那部分并非一定是个抄手单独所为,另外还有一部分经页(327r—341r?)似乎由 A—F 之外的一位或多位抄手所为。

则完成了反面。唯抄手 E 在经叶的右下角另外以小字编号,似乎仅为其个人计件所用。^① 与前人不同,单就 DĀ 而言,梅尔策认为,抄手的梵语水平和是否为印度人很难考证,因此不能作为写本中的错误百出的主要原因。她将出错的原因归于 DĀ 的抄写方式,认为:“藉此,即使对文本最熟悉的人当与别人频繁地逐页互换时,也会因为字符外形的相近而混淆文句。”整部经的编码应是在抄手们分别完成各自的部分之后才开始的,这也导致了原应紧跟在 416 叶之后的部分误窜入第 442~445 叶。

在非汉语文献研究上,西方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固然是标杆式的,我们必须以唯马首是瞻的态度学习借鉴。然而,这三部四种“长篇经集”的文献传承关系、中亚和吉尔吉特的《长阿含经》的历史背景,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特别是从汉文资料入手的研究,我国学者理应积极参与。

缩略语

Bechert 1985-1987 = Heinz Bechert (Hrsg.),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von Werken der Hinayāna - Literatur* (Symposien zur Buddhismusforschung 3). Göttingen 1985-1987.

BHSD =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2: Dictionary, New Haven 1953.

CPD = *A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 begun by V. Trenckner, ed. D. Andersen et al., vol. I, Copenhagen 1924-1948, vol. II (fasc. 1ff.), Copenhagen 1960 起。

CPS = *Catuspariśatsūtra*, ed. Ernst Waldschmidt, *Das Catuspariśatsūtra. Eine kanonische Lehrschrift über die Begründung der buddhistische Gemeinde*. Teil I-III, Berlin 1952-1962.

DĀ^c = *Dirghāgama* 的汉译,即 T 1。

DĀ (U. H.) = 在 Jens-Uwe Hartmann, *Untersuchung zum Dirghāgama der Sarvāstivādins*, (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资格考试论文,1992)中所研究的新疆写本。

Daśo = *Daśottarasūtra*, ed. Kusum Mittal, *Dogmatische Begriffsreihen im älteren Buddhismus I. Fragmente des Daśottarasūtra aus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it - Handschriften*.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IV). Berlin 1957; ed. Dieter Schlingloff, *Dogmatische Begriffsreihen im älteren Buddhismus Ia: Daśottarasūtra IX-X*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IVa). Berlin 1962.

DN = *Dīghanikāya*, ed. T. W. Rhys Davids & J. Estlin Carpenter, *The Dīgha Nikaya*. (PTS) London 1890-1911.

ed. = editor, 编辑。

eds. = editors, 编辑(复数)。

et al. = et alii, 以及其他等等。

GBM =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ed. Raghu Vira & Lokesh Chandra, (*Sata - Pitaka Series* 10/1-10). New Delhi 1959-1974.

Hrsg. = Herausgeber, 编辑。

① 根据桑德于2006年8月“丝绸之路上粟特人和突厥人的语言”暑期班中所作之报告,为便于对每个抄手件件和统一管理,有可能每叶都曾有过这种编号,但在经叶整体排序和编码之后被擦去。而对原分编号的统计失误,造成了最后总排页的错误。

MĀ^c = *Madhyamāgama* 的汉译, 即 T 26。

MAv = *Mahāvadānasūtra*, ed. Ernst Waldschmidt, *Das Mahāvadānasūtra. Ein kanonischer Text über die sieben letzten Buddhas*. Teil I – II, Berlin 1953 – 1956.

MN = *Majjhimanikāya*, ed. V. Trenckner, R. Chalmers, *The Majjhima – Nikāya*. London (PTS) 1888 – 1899.

MPS =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ed. Ernst Waldschmidt, *Das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Teil I – III, Berlin 1950 – 1951.

PTS = Pali Text Society, London.

Q = 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 (西藏大藏经研究会编辑, 大谷大学监修)。

Saṅg = *Saṅgītisūtra*, ed. Valentina Stache – Rosen, *Dogmatische Begriffsreihen im älteren Buddhismus I und II. Das Saṅgītisūtra und sein Kommentar Saṅgūtiparyāya*.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IX). Berlin 1968.

Saṅghabh =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ṅghabhedavastu*, pt. 1 – 2, ed. Raniero Gnoli, Roma 1977 – 1978 (Serie Orientale Roma XLIX).

SHT = *Sanskri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Hrsg. Ernst Waldschmidt u. a., Wiesbaden, 1965 起。

SWTF = *Sanskritwö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s Turfanfunden*. Begonnen von Ernst Waldschmidt, Göttingen, 1973 起。

T = *Taishō Shinshū Daizōkyō* (《大正新修大藏经》), 100 vols., Tokyo 1924 起。

YL = *Yogalehrbuch*, ed. + 译文。Dieter Schlingloff, *Ein buddhistisches Yogalehrbuch*,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5, Berlin 1964 (Düsseldorf 2006 重印)。

ZDMG =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Wiesbaden.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责任编辑: 陈霞

责任校对: 李文博